

蛇、烏龜、蜥蜴、蟾蜍

自選完整章節

卓家安（Ihot Sinlay Cihek）

1、她到底是怎麼懷孕的

蛇（以不清晰的口語——他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學會說話）：

i

na

iiiiiiiiiiiiiiiiiiii

naaaaaaaaaaaaa

咿哪

我猜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發出正確的聲音，才沒有母親。當你無法正確地召喚某個人的時候，就不可能讓對方進入到你的生活裡。

ina

我的母親還在世的時，我始終沒有學會怎麼發這兩個音。我的母親在茅草墊上生我，我滑動鑽入這個世界，掉進我mama Lalakan的手裡。他的手像太陽一樣溫暖。

在太陽之神cidal本人幫助我爸媽生下人類之前，我們四個都經歷過那雙手，在出生的那一刻，以為那是媽媽隔著肚皮對我們說故事時提到的cidal。

偶爾我會想，我們四個都是冷血動物，需要外來的溫度取暖，但又不能太熱。太陽的溫度剛剛好，mama的手卻太熱。我在mama的手上只停留了一秒。mama把我丟出去。我摔在沙底上。沙上有灰，我的舌信聞見火。我摔在火堆旁，好燙，火比太陽還燙——

iiiiiiiiiiiiiiiiiiii

naaaaaaaaaaaaa

聖光四射，天主教聖歌乍起，莊嚴神聖不可言喻。

太巴塢部落的富田天主堂裡，露琪正在告解。

露琪：

神父，我生不出來。人家都說原住民很會生，才不是這樣。我老公常常說我果然是在部落長大的，雖然很漢化了，可是還是很原。我自己說不出到底哪裡原，頂多很愛吃dong'ec吧。部落裡面我的堂表姐妹年紀輕輕都已經有三四個小孩了，為什麼只有我沒有？我們家的基因到我身上就有問題嗎？我已經三十四歲了，再不生就來不及了。我和我老公沒有避孕，一年了，什麼都沒有，醫學上來說這就算是不孕了。但我們去檢查過，身體都沒什麼問題，沒有卵巢衰竭沒有多囊沒有輸卵管阻塞沒有子宮內膜異位沒有免疫問題，我們性生活也算頻繁一週至少兩次——

輕咳聲。神父的。

露琪：

amen，我不是故意——天主保佑amen。可是，為什麼呢？我和我先生都準備好了，我們存錢在林口買了房子，地段有點偏遠，可是夠用。我們準備好了，為什麼越是準備好的人越是得不到？我看我的親戚什麼都沒有，小爸爸小媽媽，噗！地一聲就懷孕了。為什麼。我每天量體溫，我做人工受孕，我吃排卵藥，然後就等著把我先生的精液注射——

輕咳聲。神父的。

露琪：

神父你感冒嗎？總之，要是這樣再沒有效，我們就要做IVF了。IVF好貴，我們還有房貸要繳。但我們總不可能回花蓮吧。我和先生工作都在台北。我媽媽說北富村這邊的房子之後會留給我，因為我每年ilisin都會回來，偶爾回來遇到禮拜天還會陪她來做禮

拜。很好笑吧。其實我會去ilisin和來做禮拜，是因為拉拉幹會來——拉拉幹就是那個——算了我知道Tafalong有好幾個拉拉幹，神父你不要知道是哪一個比較好——雖然說年輕人上教堂又叫拉拉幹的也不多了——你就假裝不知道ha，amen amen。拉拉幹是我的初戀，我念光復國中的時候，看到他打棒球，當投手，我就被迷上了。我們那個時候曖昧，但從來沒有在一起過。我還以為他會當上國手，我還記得他的右手都是棒球縫線磨出來的繭，偷偷牽手的時候感覺得出來，很粗很硬——

輕咳聲。兩個人一起。

露琪：

神父！

反正我和拉拉幹不會有結果，我們心知肚明。我在台北太久，配不上他。他的家裡也不會覺得我是個好kadafu——反正講這些也太遲了我都結婚了。

神父。

我好累了。我好怕，我會不會其實淺意識就不想生？

神父。

馬利亞到底是怎麼懷孕的啊？

她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我也想要一個兒子。

我只不過是想要一個兒子。

蟾蜍： 我只不過是想要一個兒子。

我聽到ina這樣說，我剛出生，在mama像太陽的手上。現在想想非常奇怪，為什麼是兒子，而不是女兒呢？當時女孩子比較受重視啊。

我後來想了一下，啊，那個意思應該是，

我想要一個兒子，我只不過想要一個兒子，一個兒子就好。

也這麼難嗎？

mama手一鬆，我就跳著離開了loma。

在Cilangasan上看得到海。人家說Pangcah是和海很親近的民族，但我們都不是能下海的體質，甚至不能飛。如果我們是蝴蝶或是熊或是牛這類浪漫或有用的動物，大概會比較受歡迎。（還是我長得太醜？）

蜥蜴：

不會。我們畢竟不是人。（你不醜）

蟾蜍：

這很重要？（謝謝但我知道我真的很醜）

蜥蜴：

每個物種都需要繁衍。

蟾蜍：

我們也是懷胎足月生下來的，難道不能給點同情分嗎？我後來也看到一些網路新聞，什麼狗媽媽看小貓可憐，當自己小孩撫養長大。連貓狗都能如此，人類未免太無情。

蜥蜴：

漢人有句話叫「人之常情」。一有什麼不好意思承擔的狀況發生，用這句話就可以搪塞過去，意思近似是：「啊我們人就是這樣啦難免」。

蟾蜍：

我們Pangcah好像就沒有這種說法。

蜥蜴：

你還是把自己當Pangcah？

蛇：

iiiiiiiiii

na

和

mama

他們很可憐。

那個時候，他們以為世界上只剩下他們了。

蜥蜴：

我的理想生活。

蛇：

如果他們沒有子嗣，人類就會滅亡。

蜥蜴：

普天同慶。

蟾蜍：

我記得Atayal那對兄妹好像也是那樣想的。

蛇：

當時，海神Furarakas看見到出海口取水的Tiyamacan，

Tiyamacan全身帶著光芒，美麗無瑕——

蜥蜴：

又pakongko！這個故事到底要講多久，要講幾千年！

蟾蜍：

我喜歡聽。

蛇：

Furaraks想娶Tiyamacan，說好五天後會來接她。五天內，
Tiyamacan的家人想盡辦法把她藏起來，希望家裡這最小的妹妹不會就這樣莫名其妙被強娶。他們把Tiyamacan藏在衣櫃裡、土裡、
糞坑裡，她的光芒還是會透出來。第五天到了，Furarakas依約前來，帶著海嘯，把一切沖毀，Tiyamacan的父母家人也隨著海浪離散。Tiyamacan的哥哥Lalakan和Doci爬進大木臼，漂流到
Cilangasan上——

蟾蜍：

你沒有提到Tiyamacan的ina和mama很傷心，一個變成鳥，一個變成樹，在海邊的峭壁上一輩子看望自己的女兒。

蜥蜴：

反觀。

蛇：

他們不是故意的。他們不知道。我們那時候，雖然有一點點人類的理解，卻也只會聽，只會看，不會說話。

蟾蜍：

如果告訴他們，我們當時其實有感覺，你覺得他們會抱歉嗎？

蜥蜴：

人類在乎過我們的感覺嗎？

蟾蜍：

或者，作為一個爸爸媽媽——

蛇：

不是每個人人生來就知道怎麼當爸爸媽媽。

蜥蜴：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想怎麼被愛，不是嗎？難道他們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想怎麼被愛，就怎麼愛人，並不是多難的事情吧？

蟾蜍：

你對愛的標準太嚴苛。

蜥蜴：

我更正——

我忘了。我們不算是人。

沈默。三隻動物原先以鼎立的三角圖樣圍聚在一起，中間有著火光，火光搖閃。

蛇：

H

HHHHH

HHHHHHH

HHHHHHHHHHHHHHHHHH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芳奇還在的時候，牛鬼蛇神，妖魔鬼怪，地下室出口平凡無奇，深夜左右是仍拉下鐵門的售物店家，清晨是成功高中學生經過滿臉痘痘一臉狐疑，側揹包包踏經橫躺的妖嬈臥佛與連綿小黃。白色吊嘎，低腰單寧，古銅色肉體似硬非軟。

烏龜矮矮的，走下樓梯時頭都不用低。但他在年輕的時候經歷過農安街事件，倒是習慣了出沒在這種地方都先下意識的先低個頭，即使身邊沒有警察。

歹林。（Dayrin）

大人。

烏龜記得叔叔伯伯都是這樣被稱呼的。舊時代流傳下來的聲名變成當代日常的標籤。烏龜偶爾經歷長久的睡眠探出殼，標籤與字掩去他原先的紋路。

芳奇音樂正盛，那時候已經是卡拉ok了——他也不是沒有經歷過千禧年後的盛況，大家總是徒呼負負或是感傷一陣，但轉頭又往紅樓去，階層高一點的則可能只混東區。有人說這很虛偽，但烏龜

並沒有因沒落的芳奇傷感，大家笑他冷血（不然呢）但他還是會去。喝很爛的酒，聽不怎麼樣的歌，去的哥哥弟弟們也不是要認識人了，單純是朝聖客。

是葛格底迪。不是兄弟。

烏龜坐在角落那一桌，離舞台最遠。

斜對角坐著一個女人。

蜥蜴：

女的去那裡幹嘛？

蟾蜍：

你這樣說很像是性別歧視。

蜥蜴：

不是啊，她去那裡是可以幹嘛？又不會有人對她有興趣。

露琪：

就是這樣才好。

有的時候我也只是想跑跑夜店，但又不想被摸屁股。高檔一點的又貴又認真，我一個有男朋友的去那裡才真的是自找沒趣。

公關：

姐今天怎麼會來？心情還好嗎？

露琪：

超差的。

公關：

怎麼了？我聽。

露琪：

你不用上班？

公關：

現在才十點，人還不多啊。而且姐你是常客，我怎麼可能不先招呼妳？上次妳說妳在哪裡上班？

露琪：

我要結婚，所以辭掉了。

公關：

（日式綜藝節目地）Hei——

怎麼會因為要結婚就辭掉工作？

露琪：

我準婆婆說先專心備孕。

公關：

哇你老公家很有錢齣？可以這樣養妳。

露琪：

還不錯有錢。重點是我老公是獨生子，堅持要娶我，我也不年輕了，要趕快生一生。

公關：

吼你這樣聽起來很像性別歧視。

露琪：

是真的！我要是不生真的會被婆婆討厭。上次我跟著去學拜拜，少準備一樣水果，只是這樣而已，接下來三個月遇到我都没跟我打招呼，如果我結婚後不生個男的，不知道會怎麼樣。

公關：

就不用跟她講話。（不是很好？）

那如果是生出女生怎麼辦？

露琪：

就要繼續生。生到是男的。

公關：

怎麼可能！

露琪：

不然還能怎麼樣？

我好焦慮。

我有一種預感，愈想生就愈生不出來。我的人生都是這樣，愈想得到的就愈得不到。例如我的初戀情人拉拉幹，我遲早會想「啊那就是小朋友的戀愛啦」，但不是，不是，我至今還是覺得，那不
只是「小朋友的戀愛」，那是一種很真實的——哎我不會講。

公關：

姊再一杯。Long island好不好？

露琪：

我好想在結婚前見他一面。拉拉幹就是那種，很執著地活在部落
的男人，我一離開家，就再也沒聯絡了。他不太用網路，但我連他
的電話都不知道——

烏龜：

0956422687。

兩人瞪著另一頭的烏龜。

露琪：

你是誰？

公關：

這是烏龜。

烏龜會通靈。

烏龜：

不要聽他亂講。

——我只是生下來比較——奇怪而已。

露琪：

怎樣奇怪？

烏龜：

我從小就被爸爸媽媽拋棄。

公關：

但他沒有創傷或陰影喔。

露琪：

怎麼可能！

你是去看了什麼心理師或療癒師嗎？

公關：

他自己就是。烏龜總是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只是都不太說，一說就是一鳴驚人。

烏龜：

我出生的時候，是四個兄弟姊妹裡，走路最慢的一個。當我的ina和mama生下我時，已經是他們第二次失望。所有他們第一次不敢感覺的，到了第二次都變本加厲。他們震驚、憤怒、厭惡——

露琪：

為什麼要失望？你不是男的嗎？

公關：

對呀，你也不是一出生就出櫃吧？

被兩個人瞪著，烏龜一時語塞，頓了一頓，又繼續說。

烏龜：

厭惡——厭惡——

一個人可以討厭自己的孩子嗎？通常人們討厭自己的孩子時，因為罪惡與羞愧感的拉扯，會讓那股厭恨更加濃重。但我的父母不是——他們的討厭與恨並沒有更多了，僅僅是可拋棄式的份量，剛剛好的方便，適時適地，不會再折磨你更多。那麼剛好的份量，也不至於讓我作為一個主體留在他們心上，我只是——

只是什麼呢？烏龜沒有說話。露琪和公關也不語，一逕看著烏龜，安靜地等著他要說的話。

蜥蜴：

只是一隻烏龜。

我記得當我被拋棄之後，在loma旁的樹叢第一次見到烏龜。他很緩慢，很平和——不像Pangcah會有的個性——彷彿早就已經看開了，從來不可能生氣。

我問說：你都不生氣嗎？

我出生的時候，他們最失望。俗話說無三不成禮，我作為第三個不速之客，他們已經忍無可忍。我記得ina和mama跪倒在新生的我周遭，大聲呼喊，不時捧我起來仰舉作為指控的證明——那是我一生感覺最像superstar的時候，卻被canceled得最徹底。

烏龜聽我哭著說這些事情，依然沒什麼表情。蛇已經不在了。

只有他。他沒有急呼呼認我做弟兄姊妹，他只是告訴我——

烏龜：

我只是一隻烏龜。

蜥蜴：

我只是一隻蜥蜴。

露琪：

真的會有父母不愛自己的小孩嗎？

我想像如果我的孩子出生就有缺陷，我還是會愛他。

蜥蜴：

如果你的孩子出生就有缺陷，他除了愛你別無他法。

天真或許是人類最特別的質地之一。

如果你遇過小孩，對他們而言，對與錯，善與惡，都不存在。

他們只在乎有不有趣，好不好玩。

我想著在我們之後受太陽祝福生下的弟弟妹妹——雖然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他們就是最天真的一群人。他們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Pangcah活著，他們遷移，他們繁衍。

他們還小的時候，或許是因為受太陽的威恩而降生——怎麼說，每個人好像都有一點像我們四個，帶著一些動物性。

有一次我被抓到，就被他們塞香菸在嘴巴裏。

我恨死他們。

烏龜：

我的爸媽最不記得我。

露琪：

怎麼這樣說？

烏龜：

因為出生之後，我在附近留了最久。他們偶爾看得到我，但也知道我沒有威脅性。

像你家附近總會有幾個不太互動的鄰居。你不會特別記得他們。

蜥蜴：

但你為什麼要留那麼久？我和蛇、蟾蜍都是在外面長大的。

烏龜：

因為我是烏龜，我走得慢。

走得慢，但還是會走，只不過大家知道你遲早是會走的，就不會特別挽留。

一切都很適當。適當的恨，適當的不在乎，以及適當的距離。

公關：

聽起來是很成功的親子關係。

我記得我跟家裡出櫃的時候，我覺得大家終於找到機會，把自己在三立八點檔裡面看到的劇情演出來，每一個都好激烈噢——

真的我不誇張，所有人都像是表演課呈現一樣。那種已經上過初級班有點基礎，然後現在來上第二階段的學員，你知道，就是逐漸知道怎麼樣「打開」的那個樣子。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大串獨白，一個比一個精彩，一個比一個唱作俱佳。

我媽哭著說——

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我沒有把你教好！

我爸則是一直嘆氣——

好像這樣就會讓他看起來比較有教養。

我爸要我跪在神明桌前面，他坐在旁邊的沙發上，很沈默。嘆氣，一直嘆氣，最後久久才吐出一句話——

死娘炮。

！

我他媽當場真的快笑出來你知道嗎。

大家都笑了。包括太陽。

公關：

到底在講什麼鬼東西死娘炮。好啦他們那個年代啦，就是會用這種詞，但用得又不熟，想要羞辱人自己用起來也尷尬。

我當時出戲了一下，但很快就覺得羞愧。沒辦法，那時候還年輕，沒有能力大方笑場。

後來我就離家了。

我聽我堂兄弟姊妹說，我一離開家，大家沒事就會提到我。我一離開家，遠比當時在家的時候更受歡迎。我在家的時候也不是特別娘你知道嗎，也不是特別高調，走在路上大概也不會有人特別想到我的性向什麼的，就是個路人。我一走，讓他們終於可以大肆談論我。也好啦。他們感覺生活確實很需要一些娛樂。

烏龜：

人最終都是一個人的。

公關：

但你不是人啊，你是烏龜欸。

烏龜：

所以或許更孤獨。

別忘了烏龜有殼。很重。

公關：

想分租都沒辦法。

烏龜：

對呀。

露琪：

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當你們的媽媽。

蜥蜴：

？ ？ ？ ？ ？ ？ ？ ？ ？ ？ ？ ？ ？ ？ ？ ？

公關：

？ ？ ？ ？ ？ ？ ？ ？ ？ ？ ？ ？ ？ ？ ？ ？

露琪：

或者不要說媽媽好了，也可以是姊姊，妹妹，阿姨，姑姑，隨便——總之就是有一種——很像媽媽又不像媽媽的感覺——

蜥蜴：

我投胎出生的時候就已經不能選自己的父母了，現在還要一個想當媽媽的人把我「被親子」？

露琪：

我只是想說，我說不定可以幫助你們的傷口療癒，那些來自媽媽的傷口——說不定我會是很好的媽媽。

烏龜：

不會。

烏龜語氣平靜，彷彿預知未來。

所以人瞪著他。

忽然，雷聲劃破寂靜。

風雨。

烏龜：

Tatakosan.

蜥蜴：

Tatakosan.

蛇：

Tatakosan.

蟾蜍：

這是第幾次了？

他們一起看向冉而山的方向。